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之史

——重新理解《心灵史》

苏　涛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 张承志在当代文学史上无疑是个"特殊"的存在。尽管张承志拥有多重文化身份,但是其文学创作所坚守的底层情怀和反抗气质从未改变。回族家庭出身的他,在政治信仰危机、人文价值失落的新时期走向了一条艰辛的回归母族的道路,《心灵史》的诞生为张承志的文学履历增添了极其厚重的一笔。此外,《心灵史》是张承志文学由小说跨入散文的关键文本。因此,《心灵史》是理解张承志文学内涵及其思想轨迹的最重要作品。

[关键词] 张承志;《心灵史》;哲合忍耶;文学态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2)05-0148-06

在当代文坛,张承志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以及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的文学创作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无论是前期的小说创作,还是后期的散文创作,张承志的文字总是能引起一些争议:一面是齐声讨伐,给张承志冠以老红卫兵和原教旨主义等帽子;而另外一面则是偏爱有加,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和清洁精神被无限放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从侧面反映出张承志的复杂性,因此任何单线条的解读对张承志的文学而言都是不完整的,非此即彼的评论只是某种话语的延续。很少有作家像张承志那样不断地反省和检讨自己的文字,作为一个精神追求和人格行为密切融合的作家,张承志的文字是有信仰的文学追求与活得纯粹的人生道路的合一。《心灵史》无疑是张承志最为重要的文本之一,在内蒙古完成了从知识青年到草原牧民的转变后,张承志的底层情怀在《心灵史》中得到了最充分的拓展。如果说内蒙古草原带给张承志更多的是一种热爱自由、热爱人民的情感的话,那么西海固的哲合忍耶带给张承志更多的则是对强权的反抗,对弱者的关怀。而这两个阶段又是连为一体的,草原牧民和穷乡僻壤的哲合忍耶都是底层民众的代表,张承志在完成《心灵史》的同时用行动践行了他在《老桥》后记中所说的"为人民"的诺言。同时《心灵史》带给张承志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成为了他后期散文创作中最丰厚的营养,当张承志最终走向宗教终极关怀的时候,是哲合忍耶带给他反抗的精神和对强权不妥协的勇气。但仅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心灵史》又是不够充分的。当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时,中国的知识阶层也在加速分化,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是这种分化的一次集中展示,《心灵史》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按照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张承志八赴大西北,十进西海固的行动本身即区别了大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让《心灵史》成为了我们反思和批判知识分子

[收稿日期] 2012-06-15

[作者简介] 苏涛(1984—),男(回族),宁夏韦州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话语的重要资源。

一、另类的《心灵史》

试图对《心灵史》做出分析是很困难的，首先在于其文体的难以归类。“它背叛了小说也背叛了诗歌，它同时舍弃了容易的编造与放纵。它又背叛了汉籍史料也背叛了阿文钞本，它同时离开了传统的厚重与神秘。”[1] 张承志的小说虚构性很弱，连他那些最具小说味的小说，读者也很容易在其中找到张承志自己的影子。《心灵史》里的叙述更是被热烈激动的抒情牵着走，因此我们很难将《心灵史》归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难以将《心灵史》进行文类划分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作家进行创作之时注重的并不是文体，而是其所表达的内容。“她对外部世界是拒绝的、难以破译的、保密的。它同时是历史，是文学，是宗教著作。”[2]《心灵史》里融宗教、历史、文学于一炉的气魄使其突破了某种个别文类的束缚。这样对传统文类的“背叛”使得张承志终于在完成《心灵史》后彻底放弃了小说创作，转而致力于相对没有约束力的散文创作。

很多读者和评论家对《心灵史》进行阅读的时候往往很难进入到张承志所谓的“神启”状态，原因是受困于《心灵史》中太多的宗教术语，而这也直接影响到《心灵史》更大层面的被阅读。“历史全是秘密。偏执的追求历史而且企图追求心灵的历史，有时全靠心的直感与古人的神交，以及超验的判断。”[3] 哲合忍耶因为有太强的宗教背景，因此对其书写很难脱离宗教术语。对一般的读者而言，他们很难有兴趣去深究那些术语在彼岸世界的终极意义。因此，在张承志看来，“心的直感、与古人的神交以及超验的判断”就成了理解《心灵史》的重要途径。“人们不会承认：由于我的出世，哲合忍耶才算有了第一个用汉文的作家。”[4] 张承志作为第一个用汉文书写哲合忍耶的作家，他的巨大意义在于向汉文化输入了另外一种语汇，另外一种文明。在这一点上而言，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书写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颇有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在人文价值失落的上世纪 90 年代，张承志和《心灵史》所面对的文化环境更为恶劣。“我以为，我不过是个太偏执的追随着一个念想的人。我是偏激的人，这是缺点。”[5] 人文精神大讨论中那个偏激的张承志其实在《心灵史》阶段就已经偏激到“拒人于千里之外”，倘若没有对其人其文的深层认知，很难有读者在第一次阅读《心灵史》时会理性地说喜欢这部作品。张承志的偏激在《心灵史》中被最大化地展现了出来，这也使得对他以及《心灵史》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于遭人误读。一个作家明明知道他的作品可能会使他失去大量的读者，甚至于会遭到别人莫须有的误解，可依然坚持创作并且宣称这有可能是他文学生涯的最高峰。是什么让张承志有这样的执著和自信？他笔下的哲合忍耶到底拥有怎样的品质？

二、哲合忍耶的苦难叙事

“如果要惟妙惟肖地、简化地给外人介绍，或者用一个画面来捕捉它——那么我想，所谓哲合忍耶，就是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刚强回民，手拉手站成一圈，死死地护住围在中心的一座坟。”[6] 这样的介绍性文字对笔者来说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只是对绝大多数没有宗教背景的读者而言理解起来确实有难度。很多人因此简单地把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等同为回族，进而将哲合忍耶等同为伊斯兰教，认为中国的回族或者伊斯兰信众都和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教徒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追求神圣的人总是努力追求神圣的环境，同在大西北，甚至同属回族，哲合忍耶及诸苏菲派与别人的见解就大不相同。怀着宗教感情、特别是怀着强烈的殉教感情与渴望奇迹的这个人也常常不为人理解。”[7] 作为中国回族的一支，哲合忍耶与其他回族派别很大的不同即在于她的“苏菲主义”属性。苏菲主义又称苏菲派，是 10–11 世纪伊斯兰教中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派别，“苏菲”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苏夫”即羊毛的意思。因该派教徒常穿着粗制的毛织衣服，以示其俭朴，故而得名。（《心灵史》中哲合忍耶第一代导师马明心就有一件手织的毛衫，而这件毛衫在他死后成为了哲合忍耶的信物。）在伊斯兰教初期，有些教徒不满于教内的世俗化倾向以及教法、教义学的形式主义，实行禁欲苦修，苏菲派就是从这种禁欲主义演化而来，有许多苏菲派信徒实行严格的独身和隐居生活。因为其禁欲苦修的宗教功课，使其相信苦修者可以与造物主直接对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话，其对功修的执著追求使其可以抛弃一切外在的功名财富，外在环境的酷烈只会增加他们修行的毅力，因此在环境异常恶劣的大西北西海固深处会存在苏菲派的哲合忍耶。“苏菲主义（即伊斯兰神秘主义）的浓烈、出世、真挚、简捷，都不可思议地与大西北的风土人事丝丝入扣，几乎第一个瞬间就被大西北改造成了一面底层民众的护心盾。”[8]这也就不难理解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对教门不计代价的保护以及对强权持续不断的反抗。并不是张承志“写”出了哲合忍耶的这种激烈，而是哲合忍耶的精神气质与张承志心底的“道德理想主义”神秘地对接了。

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

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9]

回族出身的张承志，在回归母族的过程中奇迹般地与哲合忍耶相遇，在大西北酷烈的黄土高原被重新塑造，从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文学道路。为什么张承志会归入哲合忍耶呢，或者说，为什么张承志要和哲合忍耶神秘对接呢？

“穷人，这是个在中国永不绝灭的词。朦胧的贫寒回忆，放浪世界的满目疮痍，一户户一村村的褴褛——使我一直在寻找着。我偏执的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10]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定义使用了一个很关键的词是“衣衫褴褛”，这个词对我们理解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甚至于张承志的整个文学体系至关重要。“马明心带给中国的哲合忍耶，是一种穷人宗教。”[11]无论是早期知青小说中生活在底层的牧民，还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处于弱势群体的红军，“苦难”在张承志的文学叙事中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这种苦难的叙事在《心灵史》中被最大化地展现了出来，即对本质上是“穷人宗教”的哲合忍耶的书写。四年知青的经历，使张承志知道在底层生存是多么的艰难。而处于底层的视角和立场使得张承志能够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去理解生命的不易和苦痛，而这也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有的品质。“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他人的苦难。”[12]诚如萨义德所言，对一个特定民族所受苦难的理解是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身处中国最偏僻、环境最恶劣的西北黄土高原一隅的哲合忍耶，他们所蒙受的苦难相较于其他民族来说无疑是更多的。哲合忍耶所具有的这种穷人宗教的本质和苦难的历程对张承志是个巨大的诱惑。在上世纪 90 年代，面对社会的巨大转型，当知识分子一个个成为了经济的奴婢、权利的附庸的时候，张承志背靠着哲合忍耶体会到了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尊严是什么。“后来我们省悟了——主要是哲合忍耶指示：在生死关头，人应当怎样做才不愧为人。”[13]如此铿锵有力的表白无疑是张承志对其时日益堕落的文坛和不知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有力批判，哲合忍耶强烈的反世俗性成为了他拒绝堕落世风的强有力的后盾。“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当读者进入到大西北的酷烈环境，进入到上世纪 90 年代人文精神面临危机的语境下，我们才有可能接近那个激烈近乎于愤怒的张承志。

在正统的中国文化中，这一切都不能想象。

对于正统的中国，它是异端。

但是，异端即美——这是人的规律[14]。

哲合忍耶和张承志所共同具有的“异端”属性，使得《心灵史》的书写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的心灵之史。“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本身所代表的以及那些观念如何向观众代表——总是关系着、而且应该是社会里正在进行的经验中的有机部分：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15]倘若说对蒙古草原底层牧民的书写还是因为对青春的怀念的话，那么此时对哲合忍耶的关注则是张承志以作家的身份自觉沉入底层社会而进行的知识分子的书写。“对于我在一九七八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备受人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经能够无愧的说：我全美了它。这是我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没有失信。”[16]如果在一九七八年的小说集《老桥》里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还觉得是一个稚嫩作家幼稚的干嚎的话，那么当张承志在不惑之年放弃一切职位和薪金在西海固深处用心写出了《心灵史》之后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只能是震撼。“到了一九八九年，我自信，我已经成了一名哲合忍耶的战士。”[17]因为血统和信仰的召唤，黄土高原的哲合忍耶成了张承志自我认同的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归宿。“志文兄弟，你超过了乌珠穆沁的额吉（母亲），更超过了一切大学的导师。我无法彻底的理解你。那时分，那一刻的你喃喃着，你是大学言语的译者吗？”[18]在当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总是以处于弱势的底层人民为归宿，其间的酸甜苦辣岂是一般人所能领悟到的。尽管张承志的身份经过了大的改变，但不变的是无论乌珠穆沁的牧民还是西海固深处的哲合忍耶，都是处于底层的无权无势的人民大众，在张承志用自己的文学践行着“为人民”的信条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成为了人民中的一员，而这是张承志所一直苦苦追求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和言说方式。“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或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只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19]可以说，《心灵史》是解读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的重要文本，更是我们反思和批判知识分子话语的重要资源。

三、从小说到散文

在《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中，张承志写到，“对于我——对于你们从《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以来就一直默默地追随的我来说，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不敢说我还会有超过此书的作品。甚至我还在考虑，就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20]《心灵史》作为张承志文学创作生涯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难以归类的奇书。《心灵史》的难以归类仿佛预示着作家想要摆脱特定文体的约束，而走向某种约束力更小、更自由的文体，散文的选择无疑便成为很自然的结果。在完成了《心灵史》后，作家终于告别了小说。当然，仅仅用形式的改变来把握某个作家的文学态度就显得太过牵强，毕竟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又进行散文创作的作家不在少数。在当代文坛像贾平凹等作家就既是优秀的小说家又是优秀的散文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依然是他们最主要的文学表达方式。因为无论从影响力还是稿费等因素看，小说似乎都应该成为一个作家的主攻方向，某些人对鲁迅的不屑也源自于鲁迅没有创作出一篇长篇小说。因此，张承志主动放弃小说创作而专门进行散文创作就不能仅从文体形式上来把握，这和作家的个性气质以及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弃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20]他在《岁末总结》中写道：是形势，是我在西方国家深深感到中国面临的危机形势以及我在北京感到的中国文化可怕的堕落这种形势，使我无法挣脱近乎暴怒的一种冲动，本来自《心灵史》完成以后，我已经考虑不再执笔并结束自己的文学创作，但是，我无法做到旁观。上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充满了争论的年代，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兴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俗化时代其实已经到来。当我们今天回过头看 1993 年肇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在时代面前的焦虑感依然清晰可见。有评论者将 1994 年称之为“张承志年”，根本原因是在这次争论中，张承志的姿态最为激烈。我们都无力改变这个世界，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经过了奥斯威辛以后，我们的一切文学努力不过是撒娇。但“最恐怖乃是正义的缄默，最可悲的是公众对不义横行的承认，最使人绝望的——是人对正义的放弃和不信任。”[21]张承志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者的形象，这个形象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正义的态度，对人类良知的呼唤。张承志特别喜欢用鲁迅的一个词——看杀，张承志的愤怒或许能让我们理解北师大风潮后鲁迅的愤怒。当那些“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对冲突事件中处于弱者的学生进行批评的时候，可想而知鲁迅的身体会怎样的颤抖。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是对弱者的攻击、对正义的践踏；他们所感到的孤独是在不义面前整个话语体系的“看杀”；他们都处于一种让人绝望的无物之阵的包围之中。张承志理解了鲁迅的孤独和绝望，理解了鲁迅对看杀心态的深恶痛绝，所以在骨子内里，张承志是理解鲁迅的。他们都是斗士，都是在无物之阵中孤独的投石者。或许这样来解读张承志对鲁迅的继承显得有些狭隘，但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不做旁观者的风骨却是一致的。正如张承志所说，墨书者，冥冥中，我信任的只有鲁迅[22]。从这一点来说，在中国当代文坛，继承鲁迅精神最多的就是张承志。因此，张承志从小说走向散文的同时是对鲁迅精神的一种参照，是对文学本质进行深刻思考后的精神选择。

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张承志的身份更像《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一个环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境的格格不入者，这个“格格不入”是一种多重文化身份的紧张感和焦虑感的体现。无论是被定义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红卫兵，还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对张承志的身份定位无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误读。格格不入的多重身份是作家独特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对于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财富。散文集《五色的异端》是张承志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就好像跑马拉松的选手跑得晕头转向好不容易过了转折点，终于在被拉成长长一大串的某个位置上，看清了自己究竟算老几一样；干了近 30 年职业作家之后，我也初次看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换句话说，是看清了自己的姿势、形象、好像从周围外部看清了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家伙。”[23]对自己“异端”的定位自创作《心灵史》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但是，异端即美——这是人的规律”。很少有作家会将自己称为异端，而这样的称呼带有明显的反体制的意味。张承志放弃公职，与主流知识分子决裂，歌颂被斥为恐怖分子的伊斯兰等无不表现出偏好。“即便是颜色，我不追求任何一种颜色的体制。我宁愿对每一种乖顺的颜色都是异端。……我也想看看我的一生，究竟能获得多少恶谥。”[24]在这本散文集中，张承志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概括为五种颜色：回族伊斯兰的绿色、内蒙古大草原的黄色、新疆天山腹地的蓝色、红卫兵理想主义革命的红色和反抗不义的黑色。这既是张承志文学的颜色，更是张承志生命的颜色，代表了张承志的多重文化身份。相较于对张承志文学做个别单一的解读，作家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总结无疑更具说服力。无论是将张承志定位成一个老红卫兵还是一个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都只是对作家多重文学身份的一维思考，只是盲人摸象式的批评。张承志对自己身份认同中的黄色、绿色、蓝色和红色的书写无不是作者对自己文学创作道路中各个阶段的坚守，尽管作家一次又一次的获得新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但是并不代表作家放弃了自己各个阶段的文学营养。相反，在张承志的文学创作中，某些精神是以一贯之的：如对无权无势的底层人民的书写；对反抗强权的弱势群体的支持；对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歌颂以及对正义的呼唤与对不义的斥责。

张承志虽然成为了一名哲合忍耶的战士，但是他在“离别西海固”后才终于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蜕变。也正是由此，张承志从哲合忍耶走向了广义的伊斯兰文明，从而开启了张承志在后殖民视野下的散文创作。“电视上日复一日散布着谎言，人们看厌了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的旧魂新鬼。但那是我的朋辈亲人，他们的呻吟呼喊，牵扯得我不能安宁。我不留退路，也不在意说话的封锁。怒向五彩觅炸弹，红绿黄蓝，调成的颜色是黑的。只要一息尚存，惟坚决反击而已，把我黑色的文章炸弹，投向这无耻的世界。”[25]张承志选择走向哲合忍耶，是因为哲合忍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让他无法忽视这个受难的族群。正如萨义德所说的那样，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倘若张承志仅仅是停留在对哲合忍耶的苦难叙述，那么他的视野难免会受到局限。但正是因为哲合忍耶的伊斯兰教属性，让张承志能够通过一个中国回族分支所受的苦难连接上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所受到的非正义的不公正待遇。他主动选择伊斯兰教，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这是“穷人宗教”和被压迫民族的宗教。在《五色的异端》中，张承志将自己这部分的书写形容为黑色，无论文学史怎样的忽略张承志的这部分文字，毫无疑问的是，黑色的张承志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同时完成了对同时代绝大多数作家的超越。张承志是一位回族作家，是一位拥有多种语言能力和民族身份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富于批判气质的学者。在今天中国铺天盖地大量生产和引进西方贩卖而来的买办化的知识的时候，他对这种顺从吸收的“知识”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意识。他提醒我们，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专业的带着帝国主义掠夺第三世界文化财富胎记的本质。张承志以他独特的立场和广阔的视野突破了现行流行的知识体系，同时他的写作和思考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时其他作家学者的形式。

笔者认为，张承志在今日中国文坛的形象，就像是他的散文《投石的诉说》中拿着石块投向坦克的巴勒斯坦少年的形象一样。当社会的整个话语权被强大的不义所垄断时，正义的诉说如同是投向坦克的石块一般无力。但张承志却从未怀疑过这种无力。“受难石头的语言，淹没在疯狂的轰炸声和大规模杀伤性宣传媒体的聒噪中，微弱而无力。但毕竟这是神性的语言；它唤起的良知，他种下的希望，会在下一个时代从废墟中发芽生长。”[26]当文人团伙们在稿费与经费的多少上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张承志一个人平衡了整个文坛。“我想让自己的文章也变成石块，掷向这无义的世界，并拯救自己的良心。”[27]因此，张承志的文学总是处于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张承志总是游离于主流之外，却又不做一个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现世的旁观者。这样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和他的文学必定会遭受误读和误解，但张承志依然是张承志，在今天快餐文艺泛滥成灾的文化环境下，重新理解张承志所一直坚守的文学品质或许会有新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10] [11] [13] [14] [16] [17] [20] 张承志.心灵史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254，171，222，133，98，1，10，19，22，23，169，33，12，12，76.

[9] [18] 张承志.张承志散文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5，61.

[12] [15] [19]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1，95，16.

[21] 旷新年.张承志 :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 [J] .读书，2006，(11) .

[22] [23] [24] [25] [26] [27] 张承志.五色的异端 [M] . 台湾:大风出版社，2007，241，279，282，282，252，253.

A Spiritual History for Intellectuals
—— Re-interpretation of Spiritual History

Su 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In modern history of literature Zhang Chengzhi is undoubtedly an "extraordinary" existence. Though having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ies, Zhang sticks to his passion for the low class and fighting spirits. Born in to a family of Hui nationality, he has striven to follow a way back to his own nationality in the new era of fallen political belief and lost humanity values. The birth of Spiritual History is really an important one in his literary life. It also symbolizes his focus shifting from novel to essay. Therefore, Spiritual History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is literary connotation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Zhang Chengzhi; Spiritual History; Zheherenye; literary attitude

(责任编辑　马倩　　责任校对　马倩)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